

索羅斯傳

麥克·高夫曼◎著
王柏鴻◎譯

傲視全球的金融天才

第一本索羅斯同意合作的個人傳記。

被指為牽動二十世紀末亞洲金融風暴的投機客兼慈善家，索羅斯始終是世人眼中謎樣的人物。

他所創立的量子基金，造就他數十億美元的身價；他在東歐致力開放社會慈善事業，

讓他在二十世紀結束前，每年都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本書引領讀者深入索羅斯精采的傳奇人生。



作者簡介

麥克·高夫曼 (Michael T.Kaufman)
在《紐約時報》工作四十年，
擔任過記者、編輯、專欄作家與駐外記者，
曾經以其新聞成就，獲得喬治·波克獎。
本書是他寫作的第六本書，他目前定居紐約市。

譯者簡介

王柏鴻
台大外文系畢業，
曾任國內重要報紙編譯多年，現專事翻譯。
譯作繁多，曾獲得《中國時報》、《聯合報》
年度十大好書獎及其他獎項。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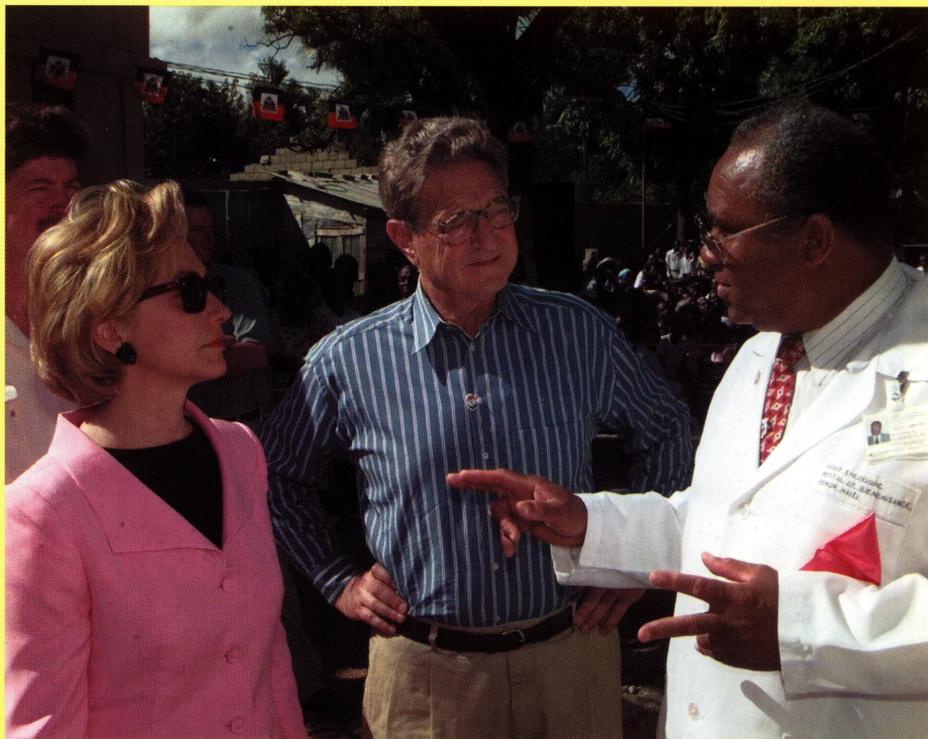
索羅斯傳



▲二〇〇〇年九月，索羅斯到匈牙利參加一場研討會，在布拉格城堡的皇家花園中，跟捷克總統哈維爾（左）、反全球化先鋒「二〇〇〇喜慶聯盟」共同創辦人貝蒂芙（右）相談甚歡。
（法新社）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MESSIANIC BILLIONAIRE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和索羅斯參訪海地健康醫院，傾聽醫院創辦人兼董事席奧多博士說明院中推行的各種計畫。（美聯社）

Soros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Messianic Billionaire

by Michael T. Kaufman

Soros: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Messianic Billionaire

A People Book/Feb 2002

Copyright © 2002 by Michael T. Kaufman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and simultaneously in Canada by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oront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ISBN 957-13-3601-7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eople Books are published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n affiliate of China Times Dail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5th Fl., 240, Hoping West Road Sec., 3 Taipei, Taiwan.*

PRINTED IN TAIWAN

索羅斯傳

傲視全球的金融天才

作者—麥克·高夫曼

譯者—王柏鴻



推薦序 索羅斯是「披著羊皮」的狼？／吳惠林

前言 謎樣索羅斯

第一篇 苦難生存者

第一章 生存專家之子

第二章 家庭價值觀

第三章 戰爭歲月

第四章 和平曙光

第五章 倫敦苦難

第六章 辛苦求學

第七章 摸索方向

0 0 8

0 1 2

0 2 3

0 2 4

0 3 2

0 4 0

0 5 6

0 6 4

0 7 2

0 8 2

CONTENTS

索羅斯傳

第一篇 擊敗英格蘭銀行的賺錢高手

第八章 前進美國

092

第九章 人非聖賢

104

第十章 哲學思想

112

第十一章 重起爐灶

118

第十二章 驚人成就

130

第十三章 中年哀樂

142

第二篇 更龐大的慈善事業

第十四章 進入慈善事業

152

第十五章 人權曙光

160

第十六章 重回故國

170



| | | |
|-------|--------|-----|
| 第十七章 | 家庭風波 | 182 |
| 第十八章 | 中國夢碎 | 192 |
| 第十九章 | 拯救俄國 | 200 |
| 第二十章 | 黑色星期三 | 212 |
| 第二十一章 | 擴大行善 | 218 |
| 第二十二章 | 再接再勵 | 228 |
| 第二十三章 | 緊急救援 | 238 |
| 第二十四章 | 殉難英雄 | 250 |
| 第二十五章 | 亞洲金融風暴 | 258 |
| 第二十六章 | 美國公益計畫 | 268 |
| 第二十七章 | 七十不惑 | 278 |



推薦序 索羅斯是「披著羊皮」的狼？

吳惠林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在美國紐約的所謂「九一一恐怖事件」，不但讓世人震撼莫名，也讓事件的幕後主導者賓拉登一夕之間聞名全球。賓拉登一手訓練、操控的凱達組織，其成員滲透全球各地。除了精神感召外，大量的金錢花費當然免不了，為何賓拉登會如此富有？有一說是其在金融市場裡炒作賺來的，而炒作的金融市場是自由世界的產物，諷刺的是，賓拉登藉著賺自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為基礎，竟然要摧毀美國這個自由世界實施資本主義的典範國度。

由賓拉登的行徑，我們也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在金融市場大炒特炒、大賺特賺，但卻將賺得的錢大把支助共產國家中反對人士，好讓這些國家早日走向開放社會的大人物。他就是在一九九七年年中亞洲金融風暴事件裡讓亞洲人聞風喪膽的索羅斯（George Soros）。

索羅斯在亞洲崛起於「亞洲金融風暴」肆虐時期。我們知道，這場風暴的肇始國是泰國，但比較令世人側目的卻是馬來西亞的總理馬哈迪，而馬來西亞似乎受到了泰國牽累。雖然如今由各項數據可以得知，各風暴受創國都是由於經濟基本表現欠佳，外債高築，於是貨幣的面值遠高於實值，不得不將貨幣貶值，因而引發信心危機，再由預期心理形成恐慌，接著國際投機客趁火

打劫、混水摸魚、鼓動風潮，終於掀起漫天風雨。

這樣的情景被馬哈迪截取下半段，強調國際投機客為罪魁禍首，在道德訴求，以及民族主義大傘掩護下，將矛頭指向投機客，被點名最多的就是索羅斯。經過那一場戰役後，索羅斯在亞洲一炮而紅，往後風暴延燒至台灣、香港、南韓，市場中傳言四起、耳語滿天，索羅斯這三個字就成為龐大炒作外資的代名詞，一旦股匯市暴起暴落，索羅斯即被指為興風作浪者，尤其當時香港政府與投機客的慘烈戰鬥，更讓索羅斯紅到頂點。

索羅斯真的是三頭六臂嗎？為何他能掀起如此滔天巨浪？他難道有著超凡神功？翻開檔案，索羅斯出生在一九三〇年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猶太家庭，少年時受到納粹肆虐移民英國，曾短暫受教於哲學宗師波普（Karl Popper），一九五二年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一九五六年前進美國紐約，先後在幾家老字號證券和投資公司工作，十三年間學得金融世界玩錢法，也累積無數人脈和操作手法，更於一九六九年成立「量子基金」，藉之在全球股匯市和期貨市場攻城掠地，雖然一九九二年炒作英鎊獲利十億美元而聲名大噪，也從此曝光讓全球人士知曉，他卻也曾有鉅額的損失經驗。據報導分析，索羅斯無情的金融炒作，在全球各地留下無數被摧毀的市場及損失慘重的投資大眾，他自己則累積了可觀財富，而其祕訣是有「內線消息」撐腰。

雖然索羅斯無情炒作聚財，但有哪位投資家或投機客不是如此？有哪位以賺錢為目的者在投機市場裡不用各種手段取利？因此，索羅斯絕不是唯一的國際炒家，他之所以特別受到重視，是對社會及文化改革致力推動之舉措。在一九七九年斥資成立一個公益性質的「開放社會基金會」



（後來改名為開放社會機構），積極投入全球各種公益活動。索羅斯捐款數額極為龐大，對象多與社會和文化有關，他的捐款大部分落於其故鄉匈牙利和鄰近的東歐國家，也曾在趙紫陽當家時於中國成立基金會資助改革活動，晚近又將大量金錢在俄羅斯成立基金，最後也在美國從事社會公益事務。

這種慷慨解囊的行徑，雖為索羅斯贏得「慈善家」的美譽，但因他積極投入爭議性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活動，以及捐款動機有時被質疑是在為「商業利益」暗渡陳倉，而被批評者冠上「披著羊皮的狼」的稱呼。

就是索羅斯此種既是如狼的投機家，又是和藹的慈善家雙重性格特質，才引起世人的特別興趣，他既像西方的俠盜羅賓漢，又酷似台灣歷史上劫富濟貧的傳奇人物義俠廖添丁。我們知道刀光劍影的金融投機市場當然不是一般貧民可以涉足之地，索羅斯在這些市場的炒作方式聚財，應該比羅賓漢和廖添丁較受肯定吧！而接受其捐款者的感激之情，當也不亞於被這兩位中外歷史傳奇人物接濟者的感覺。

雖然索羅斯的神祕色彩引人注意，但若不是馬哈迪的公開叫陣，以及港府的公然點名對戰，相信全球媒體也不會大肆宣揚索羅斯大名，而台灣民衆也不會知道索羅斯這號人物。

不過，索羅真的是「披上羊皮的狼」嗎？還是真的是表裡如一的慈善家？他跟歷史上知名的巨富兼慈善家洛克斐勒和卡奈基等人物又有何異同呢？想進一步窺知內幕，並掀開索羅斯這一位到二十世紀結束時每年都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有「唯一擁有外交政策的非公職平民」美譽者的

神秘面紗，這本由對索羅斯知之甚稔又身為資深媒體人物近身觀察所寫的《索羅斯傳》，不但可滿足這種欲求，也許會有另一番貼近人性的奇妙感受。

（本文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前言 謎樣索羅斯

毫無疑問地，我跟每一位作家都一樣，希望本書呈現的故事遠比故事本身更引人入勝。因此在一開始就解釋這本書的來龍去脈，尤其是說明我跟書中人索羅斯（George Soros）的關係如何，似乎是合理之至。

我認識索羅斯而且對他產生興趣已超過十年。一九九五年春天，我接到他從開放社會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打來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到布拉格去編一本雜誌。這本《轉型雜誌》（*Transitions*）是由索羅斯出資，內容報導約三十個前共黨國家如何擺脫共產主義，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這個邀約十分突然，因為當時我替《紐約時報》撰寫「紐約小事」專欄，眼看就要滿三年。在這種情況下轉換跑道到布拉格編《轉型雜誌》，中間的距離的確天差地遠。不過，邀約者知道我在八〇年代中期，曾經為《紐約時報》採訪東歐新聞，而且在一九八九年到九二年間擔任《紐約時報》國外新聞部副主任，曾協助規劃、採訪共產主義崩潰的大事。他們也知道我在一九八八年，寫過一本關於波蘭的書，預測正在解體的東歐集團裡會發生某些人口方面的變化，而實際上的變化很快就出現了。

總之，索羅斯的手下有理由找我，我也有理由接受這份差事。我在《紐約時報》前後工作了三十八年，其中十四年擔任駐外記者，我明白自己在這家報社的前途，不可能再像過去那麼有意思。因此我希望不能再冒險一次，編輯一本嚴肅的出版品，去探討這個區域少有人了解的深遠變革。這似乎深具挑戰性，也很有價值。從某方面來看，這個工作就如同有機會去採訪、報導一個時代，一個類似宗教改革或啓蒙運動的時代。此外，布拉格真的是個美麗的城市。

然而，其中還有另一項誘因。如果我接受了這個工作，就能夠深入了解開放社會的慈善事業網絡，尤其更能夠深入了解創設這個慈善團體的億萬富翁索羅斯。當時我完全沒有想過要爲此人作傳，只是認爲他是個有意思卻難以捉摸的人物。

初次聽到有關他的事，是我住在華沙的時候。我有許多遍布布東歐的異議人士朋友，他們告訴我有一個神祕的美國人用自己的錢，支持他們對抗獨裁的共產主義。根據他們的大略描述，索羅斯是富有的金融投機客，不喜歡自己和計畫曝光。朋友告訴我他是猶太裔，出生在布達佩斯，納粹占領布達佩斯時，他躲過迫害而倖存下來。接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加緊掌控匈牙利時，才十多歲的索羅斯就溜出逐漸降下的鐵幕，逃到倫敦，進入倫敦經濟學院就讀。五〇年代中期，他到了美國，在華爾街開展一番事業。

我發現這些片斷的資訊很吸引人，也記得自己曾經翻閱名人錄尋找索羅斯的資料，卻發現上面沒有他的名字。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對他更爲了解。他當時捐錢給波蘭的團結工聯、捷克的七七憲章協會和莫斯科的異議人士團體。後來他在共黨統治下的匈牙利，開辦了一個基金



索羅斯傳

會，提供數以百計的獎學金，讓東歐的學術界人士到西方遊學。一九八六年，我和索羅斯有一次短短的會晤，我們在紐約的一個大會廳裡握過手。我當時受邀對一個匈牙利裔美國人團體我作的報導的深入演講。這篇報導指出，布達佩斯一處墓園的某個秘密角落有一些無名墓，裡面埋葬了幾百個人的遺體，都是蘇聯鎮壓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時處決的人。等我飛回歐洲後，才得知機票錢是索羅斯出的。

三年後，我調回《紐約時報》國外新聞部，追蹤歐洲發生的革命性事件。此時，索羅斯的名字仍舊不是廣為人知，但我卻發現從事人權工作和密切觀察共產主義衰頹的人，越來越常提到他。而他在匈牙利設立的基金會很快已開始繁衍，出現在波蘭、捷克、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俄羅斯和巴爾幹半島國家。他還計劃建立一所國際大學。當時，偶爾會有以前的異議人士朋友來看我時談到，他們在索羅斯位於大西洋濱的長島夏季別墅裡，跟索羅斯一起下西洋棋和討論哲學。他們說他是一個世故、知識廣博的知識份子，似乎比較願意跟他們往來，而不願跟其他企業界人士交往。

當時索羅斯仍然大力維護隱私。身為金融家，他早已學會如何避免曝光，因為像個迷信，一旦曝光的話，可能會帶來霉運，危害他傲視群倫的避險基金——量子基金的績效。因此，在他逐漸擴大慈善活動後，還是習慣留在暗處。直到九〇年代，雖然一般美國大眾已能夠輕易地辨認、崇拜其他遠不如索羅斯的富豪，卻還是不太認識他。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日，一切都改變了。這一天，英國政府放棄了堅決捍衛英鎊匯價的政

策，讓英鎊貶值。在這個英國人所謂黑色星期三的一天，索羅斯雖不是唯一賺到錢的投機客，卻是最大的贏家之一，而且最後成爲被英國媒體最廣泛報導的名人。有好一陣子，他滿面笑容的標準照片，不斷地刊在英國的報紙上看著每一位突然變窮的讀者，而他想要隱姓埋名的願望也從此消失了。索羅斯遭到英國記者包圍後，決定公開談論自己的所作所爲，包括在金融操作和慈善事業上的事蹟。他決意利用新近得來的響亮名號——「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在世界領袖之間獲得影響力。後來，他形容自己變成「沒有國家的政治家」。

他一開始公開呼籲改革世界銀行，推動新版的馬歇爾計畫以協助東歐，卻遭到大家拒絕，甚至遭受公開嘲笑。但是，隨著時間過去，連大國政府都望之生畏的艱鉅、危險任務，都由他的慈善事業妥善解決後，他的名聲逐漸穩定上升。最後他可以直接與世界級領袖溝通，而且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艾布蘭莫維茲（Morton Abramowitz）口中，索羅斯變成了「唯一擁有外交政策的非公職平民」。到二十世紀結束時，他每年都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他最有創意的政策干預事蹟，是在波士尼亞戰爭期間付出五千萬美元，協助塞拉耶佛居民對抗危險之至的圍城。他的計畫有一部分是要在戰爭期間興建淨水廠，提供自來水給遭到圍困的城市，以免塞爾維亞狙擊手經常從制高點，射殺提著水桶、到水井邊取水的婦女。在另一個讓人稱奇的計畫中，索羅斯付出超過一億美元，拯救瀕臨破產的蘇聯科學界。

在這些計畫受世人矚目的同時，索羅斯也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聞名。整個九〇年代，在雜誌的年度富豪排行榜中，他經常被列爲世界上最有錢和最慷慨的富翁。以慈善事業而言，不只是他



的捐贈金額與眾不同，而他親身參與自己的計畫，更讓他和其他慈善家大不相同，人們把他比擬成卡奈基和洛克菲勒。索羅斯不僅提供資金，還幫忙設計、監督和修改這些計畫，甚至會終止沒有績效的計畫。如同在金融市場操作時一樣，他為慈善計畫消耗了許多精力，而且經常採用相同的戰術。此外，他所有的捐獻都有一套理論根據，是以他的恩師——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的教導為依歸，致力於開放社會不存在的地方，協助塑造開放社會；在開放社會遇到敵人的地方，協助保護開放社會。有一次在牛津大學的頒獎典禮上，有人問他希望如何稱呼他，他的建議是「身處金融界、慈善界，有哲思的投機客」。

我去布拉格之前，已經對他略有所知。我看過雜誌上的人物介紹和電視專訪，讀過好幾本他寫的書，看過很多探討他的報紙和雜誌文章。但是和我事先的猜測一樣，一旦接下這份新工作，索羅斯在自己的利他王國中，給人的印象非常不同，遠比媒體所描述的富有得多且矛盾多了。

這個網絡裡的氣氛令人目眩神移，所有的事物都動個不停。人員、計畫和構想川流不息，忽來忽往，甚至就此消失，而任務也會固定被退回來修改。但是，從提出構想到付諸實施的前置時間非常短，短到連我這個每天得應付截稿壓力的人都嘖嘖稱奇。這種狂熱的步調是索羅斯本人訂定的。這個網絡裡的人常開玩笑說，如果你在飛機上，坐在索羅斯旁邊超過半個小時，他很可能任命你當他某個基金會的總裁，但幾個星期後又請你走路。雖然經常有人能口若懸河，提出令人心動的計畫，進而激起索羅斯強烈卻鮮少持久的興趣，不過索羅斯最為讚賞的「行動家」非常少，因此他總是在尋找這種人才。

混亂在這個網絡裡是常見的事，有些計畫可能被推翻，有些則被併入其他計畫中。各國領袖之間會有衝突，網絡內部會有醜聞和貪腐，但是在混亂和狂熱的步調中，索羅斯的慈善事業卻極為成功。除了塞拉耶佛的給水計畫和援助蘇聯科學界之外，他還有更廣泛的行動，包括改革三十多國的兒童學前教育；在飽受馬克斯主義教條摧殘的國家裡，引進現代社會科學；留住成千上萬名共產黨軍官，轉往民間經濟部門發展；以及讓眾多前蘇聯集團的大學使用網際網路等。

我在《轉型雜誌》工作的兩年半期間，能夠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觀察索羅斯。我曾跟數以百計的員工、合作夥伴或接受他資助的人會面；曾跟索羅斯去參加各國開放社會基金會職員的年度大會，討論他們正在推行的工作，研究應該怎麼做、如何做得更好。在布達佩斯的大會和其他比較小型的會議裡，代表們於開會以外的大部分自由時間，會混在一起談論索羅斯。

這種談話通常從索羅斯說過或做過的一些事情起頭，然後變成閒話和打高空。例如，索羅斯會不會把慈善事業的重心從歐洲移到美國？會不會在去世前把錢捐完？真的有人相信他比較喜歡撰寫哲學巨著，而不是賺錢？他太太是不是真的不喜歡匈牙利？他為什麼沒有私人飛機？他有其他有錢的朋友嗎？他是否真的是社會民主人士？他幫助過這麼多國家，為什麼從來不幫助以色列？為什麼在莫斯科的基金會裡，發生了這麼多弊案和貪腐，他仍然堅定地協助俄羅斯？他真的認為九〇年代的全球大事是對抗貪腐，如同八〇年代的全球大事是人權問題一樣嗎？他挑戰美國反毒政策的態度有多堅決？他已經在布達佩斯設立一所大學了，是否還要在華沙再設一所？他現在最喜歡的小型計畫是什麼？他比較像歐洲人還是美國人？他是好父親嗎？他是害羞的人還是傲



慢的人？他有多自負？他的哲學，或者應該說波普的哲學，真的的道理嗎？最重要的是，他是什麼樣的人？從哪裡出身？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參加過幾十次這樣的聚會，不管彼此看法的差異有多大，大家總是公認索羅斯跟其他的富翁截然不同。

索羅斯最常被別人比做洛克菲勒和卡奈基，也有人把他比為熱心的知識份子，或是從道德出發的行動家，如史懷哲、甘地、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馬爾羅（André Malraux），或是如同介入世界事務的其他富豪如美國石油大亨韓默（Armand Hammer）、加拿大和平主義者伊頓（Cyrus Eaton）、以及當過多位美國總統顧問的巴魯奇（Gerald Baruch）。

有時候把他喻為學者似乎更適當。有人說他像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哲王」，融合了智慧、方和極大的自主權。有人說他像唐吉訶德，有著道德上的天真，又喜歡高風險的任務。也有人把他當成流行文化中的善人，如照顧小孤女安妮的好心人華巴克老爹、綠野仙踪裡的好心女巫、甚至○○七電影裡的金手指。更有人把他比喻成夢想贏得超級樂透、進而把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人。這種人贏得樂透後，第一步是安家，但下一步會做什麼呢？索羅斯能夠讓這麼多人嚮往，是因為他已經遠遠超越第一步，甚至可能超越實際人生或小說中的任何人物。

一九九八年春季，我結束在《轉型雜誌》的工作回到紐約，重返《紐約時報》擔任資深作者，為仍然在世的名人準備傳記文章，好在他們過世時刊出。為了這份工作，我看了很多傳記，自然而然地想到，索羅斯的一生應該是一本書的絕佳題材。但是，當時我得知已有另一位作者開

始著手寫這本傳記。之後又過了幾個月，一位歐洲的朋友告訴我，那位作者已經放棄了，於是他們敦促我接下來完成。

我對此感到很有興趣，但是也有一些問題存在。首先，我很喜歡和欣賞索羅斯。雖然我很少把自己當成他的朋友，卻不生疏到稱呼他為索羅斯先生，而是像他四周的人一樣叫他的名字喬治。因此從出發點來看，顯然我無法假裝自己的立場公正。再者，索羅斯支付我在《轉型雜誌》工作時的薪水，這種情況是否會影響我的信用？不過，我斷定自己擔任新聞工作者四十年的習慣和能力，一定會驅使我就事論事，應該可以平衡上面說的這些問題。

另外還有索羅斯的意願問題。他是否願意提供我所需的資訊？我去拜訪索羅斯時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解釋說，他取消跟原來那位作家的接觸，所以對方就放棄了。索羅斯說，當初把資料給那位作家，並且讓他跟著他到處去之後，他開始覺得不安。索羅斯強調，那位作家絕對有權從任何角度看他的生活，寫出任何有關他的書。但是，他覺得沒有義務要幫忙自己不信任的人。至於我的提議，他說他願意徹底合作。

我告訴他，基於專業，我會探討他私密的精髓，讓它們重見天日，他說他了解這一點。我也告訴他，從小受到的教育讓我相信，真正的有錢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好人。而他回答說，他也是受到這樣的教育，因此這一點是合理的立場。

幾天後，他送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謹以此書面確認我私下告訴你的事情。如果你有寫書的合約，我準備跟你合作，並鼓勵其他人跟你合作。我不想用任何方式影響本書的內容，而



且應該清楚地聲明，這本書不是經過授權的自傳。」

因此，容許我強調這不是一本經過授權的自傳，而是我的著作，不是索羅斯的著作。這本書的主角現在已經七十歲，仍然健在、活躍，而且擁有充分的能力，能夠創造更多的驚奇和成就。

我也必須清楚地聲明，索羅斯完全實踐了對我的承諾。他坐下來接受我的訪談，容許我陪伴他到俄羅斯和匈牙利，容許我參加開放社會基金會理事會的會議。他也提供了個人的文件，包括信件和年輕時所寫未出版手稿，更說服家人、老友和事業夥伴，促請他們跟我談話。

麥可·高夫曼謹誌於二〇〇一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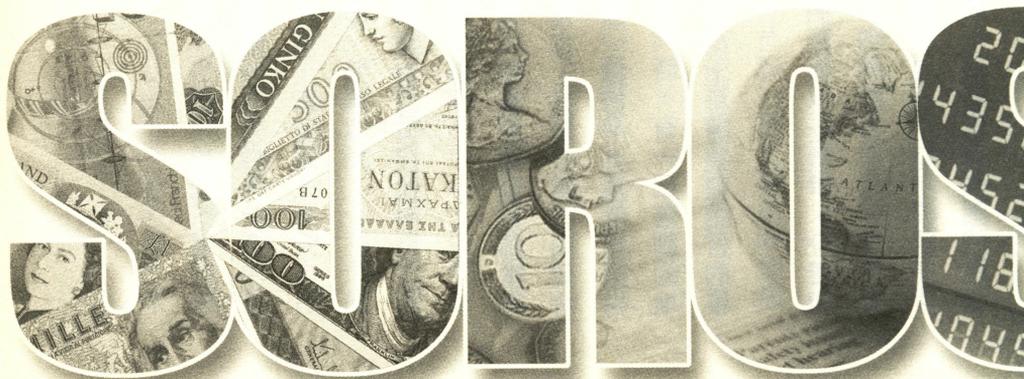


SOROS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Messianic Billionaire

第一篇

苦難生存者





第一章 生存專家之子

一九八五年，索羅斯安排母親口述往事，以便錄音和轉成文字之後，讓自己可以比對母子的回憶。

索羅斯的母親艾瑟蓓當時已經八十二歲，寡居已久、視力減退，而且一再拒絕兩個極為富有兒子的建議，不肯搬去有女傭和司機的豪宅，寧可住在曼哈頓的簡樸公寓裡。這棟公寓有兩個房間，家具老舊，牆壁裝飾著匈牙利友人的繪畫以及一些非洲動物的小木雕。她於一九八九年去世時，遺言交待把公寓捐給索羅斯的開放社會機構，讓海外客人到紐約訪問時，有一個落腳的地方。後來有很多人到那裡住過，公寓還保持得跟她生前居住時差不多，書架上排著幾種語言的書籍，以及好幾本聖經。

索羅斯的母親在這種情境中，錄下自己和全家人的故事。她敘述他們如何忍受戰爭、分離和流離失所的滄桑。他們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已經踏入中上階級。納粹勢力進入匈牙利以後，她跟丈夫和兩個兒子用假名和基督徒的身分求生。在平實的敘述中，她談到小兒子索羅斯才十七歲，就逃離共黨統治的匈牙利，到西方世界生活，全家人都以爲此後再也沒有團圓的機會